

流变与重构: 中国体育赛事解说发展的机理与逻辑

——基于体育媒介技术发展的视角

沈洁, 李金宝

(南京体育学院, 江苏南京 210014)

【摘要】: 在以麦克卢汉、波兹曼为代表的媒介生态学派指引下, 媒介技术成为当下传播学研究的重要视角。通过梳理体育媒介技术发展给体育解说带来的变化, 分析不同媒介技术下体育解说风格的特征和媒介技术发展下体育赛事解说的流变规律; 探究体育媒介技术在体育解说传播模式变革、体育解说语言艺术模式的丰富、体育解说叙述模式的特点引领等方面的独特作用; 总结新技术赋能下的体育解说融合化转向、技术推动下的体育解说风格平民化转向、新技术引领下的体育解说娱乐性转向的趋势, 对新媒介技术发展下的体育解说发展具有很强的指导性。

【关键词】: 体育赛事解说; 媒介技术; 体育传播; 体育解说模式; 融媒体

【中图分类号】: G81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5656(2023)02-0107-08

DOI: 10.15877/j.cnki.nsic.20230323.002

随着体育受众欣赏水平提高和媒介技术融合发展, 体育赛事解说这种约定话语已然成为体育受众思考、谈论和撰写体育内容的重要文本。在媒介发展史中, 媒介技术一直是研究的重要议题。媒介技术学派认为技术形成一种“媒介环境”, 强调技术的作用, 但并不认为技术是唯一决定因素。就我国体育赛事解说发展而言, 伴随体育媒介技术的变革, 我国体育赛事解说发展成独具特色的语言传播艺术, 成为体育赛事传播的独特符号, 为体育项目普及和体育文化发展提供了可能。在新媒体传播技术统领传播之前, 我国体育赛事解说有“四代两型”说, 即四代主持人, 两种解说风格。四代指以张之为代表和宋世雄为代表的第一二代, 以孙正平和张斌为代表的第三四代; 两型是指第一二代以解说为主的风格; 第三四代以评论为主的风格^[1]。随着新媒介技术的崛起, 多元化的网络体育赛事解说成为第三种类型。3种体育赛事解说类型是根据传播技术载体的变化而形成的。纵观我国体育赛事解说的研究, 从体育媒介历史发展, 特别是从媒介技术变革方面分析我国体育赛事解说规律的研究还不多见。本文试图通过对我国体育解说发展历程的梳理, 借用媒

介技术学派的观点, 通过分析我国体育赛事解说风格流变中的技术性因素, 总结媒介技术发展中体育赛事解说的发展机理; 分析媒介技术变革对体育赛事解说的影响规律, 总结融媒体时代我国体育赛事解说的趋势。

1 作为技术的媒介: 体育赛事解说风格流变与创新

艺术作品的形塑原则上是基于媒介技术的想象。在媒介生态学研究, 尼尔·波兹曼以独特的研究视角指出技术对社会尤其是文化及其历史变迁的决定性影响, 并通过对媒介技术发展史的讲述, 建构了一个新技术通过再造媒介环境来改变人们的思考、组织与生活方式的新史观, 探究了不同媒介技术及其演进过程中带来的社会话语变迁^[2]。

1.1 广播技术时期的描述性体育解说风格

在媒介发展史上, 电子媒介的出现为体育赛事

收稿日期: 2022-12-07

第一作者: 沈洁(1976—), 女, 江苏泰兴人, 硕士, 主任播音员, 研究方向: 体育播音与主持。

通信作者: 李金宝(1976—), 男, 江西九江人, 博士, 教授, 研究方向: 体育传播。

解说提供了良好机遇。20世纪20年代,电子媒介的出现为体育赛事解说的产生提供了可能,为体育赛事传播发展和体育赛事解说的流行提供了载体。1951年,新中国第一次通过广播进行体育赛事实况转播,1956年,我国第一次派体育广播记者到墨尔本采访奥运会,以声音作为主要传播符号的体育广播见证了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与不断成长^[3]。上海广播电台于1951年1月8日对苏联男篮与上海男篮友谊赛进行了解说,解说员由演员张之和陈述担任,这是新中国最早的体育赛事解说,张之此后也成长为中国体育解说员的鼻祖。1958年,中国电视试播成功,一批体育广播人转入电视行业,但在20世纪90年代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开播之前,广播依然是最为重要的体育传播平台,这一阶段的体育赛事解说一般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联合承担,但受众以广播听众为主,体育赛事解说体现出较强的广播语体特色。解说员需要通过具有高视觉化、快语速的语言为听众呈现一场完整的比赛,从而弥补其看不到比赛现场的遗憾,解说员注重场面描写,以述为主,以评为辅。就体育赛事解说推广的角度而言,真正将体育解说普及的是横跨第一二代的体育解说员宋世雄,他对中国女排问鼎世界冠军的赛事解说不但让国人感受体育赛事解说的魅力,也为当时女排精神的塑造提供了可能。这一阶段的体育赛事解说员发端于广播时代,解说员基本来自广播播音员,契合广播技术媒介的特点,播音基本功扎实,声音洪亮高昂,以叙述见长,追求对比赛过程的详细描述,把场上发生的一系列行为凝结成最精炼的语言,快速地传达给受众,造就了特有的描述性体育赛事解说风格。

1.2 电视技术时代的夹叙夹议式体育解说风格

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和电视媒介的出现,具备画面叙事特征的电视媒体需要有新的解说风格来适应体育赛事的传播。符合画面叙事和声音传播的电视体育赛事解说不断在原有体育广播解说风格中改进。与电报和广播等媒介技术相比,电视作为一种新媒体,不但改变了体育传播、体育产业以及电视业发展的版图,以直播体育(Live sports)为代表的传播方式,在全球塑造了吸引数亿观众收视的媒介奇观^[4]。在媒介技术变革带来的传播载体更新中,电视比广播在媒介发展中显现出更高的传播价值,对

体育赛事的叙事结构而言,广播体育解说中直接描述是整个论述的核心部分,体育解说使受众与体育赛事文本紧密相连并互相作用,电视传播中画面是主要信号载体,如果对画面进行过多描述和解说,将对受众的信息收集产生干扰。在电视媒体逐步代替广播成为第一电子媒体的过程中,依靠声音对体育赛事进程进行描述性解说的模式也逐步发生变化,体育赛事解说在“描述型”的基础上开始融入“评论性”元素,开始具有“夹叙夹议”的解说风格。在宋世雄解说模式影响下,以孙正平为代表的第三代体育电视节目主持人在不断丰富的体育节目中,逐步成为电视体育解说的中坚力量。随着1995年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的成立,以及国内外重大体育赛事及其体育专题节目的推出,特别是媒介内容的丰富,受众对电视体育赛事解说的要求也日益提高。以张斌为代表的“新生代”电视体育节目主持人依托专业化的体育素养,开始在体育赛事解说中崭露头角并逐渐成为主流。因为体现体育赛事重要特点的电视直播技巧的日益娴熟,掌握更多、更专业的体育知识,同时对体育赛事有独到见解,能告知受众“比赛是怎样”和“为什么会这样”的体育解说大受欢迎。随着电视转播技术在体育赛事直播中的作用凸显,对比赛评论和解说更加睿智、专业的新一代体育赛事解说凭借更加专业的知识结构和日益多元的解说风格,“解说员+专家”的形式成为体育赛事解说的主流。在媒介技术发展和受众要求越来越高情况下,解说员除了具备高超的口语表达能力和机智的反应之外,还需要运用活跃的思维来掌控全局,“专家型”的体育解说成了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

1.3 新媒体技术时代的多元化体育解说风格

21世纪以来,互联网极大地改变了传播形态,在媒体融合加速向纵深发展的趋势下,受众收看体育赛事转播的途径愈发多元,给以电视体育解说为主体的赛事解说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体育解说作为一种叙事文本,其体裁在不同时期经历了不同的变化,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体育传播已经深度融合到公众的日常生活中,而智能手机更是承载移动互联网发展最主要的工具,基于移动互联的智能终端,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受众不再是沉默的大多数,而是成为新的“信息源”与无法忽视的传播力量,影响着社会的方方面面。尽管电视媒

体持续发挥媒介优势,适应新技术变革带来的新变化,在体育赛事解说方面不断创新,满足受众观赏需求,在某种程度上电视体育赛事解说依然是引领体育解说发展方向的重要媒介,但新媒体技术变革对体育传播形态的解构趋势无可阻挡。在体育赛事解说中,资深传统体育解说员纷纷加盟新媒体传播平台,作为主流媒体的电视在宣传政策及舆论导向上的独特作用,以及电视体育解说如何在把握尺度和彰显个性之间找到平衡,是全媒体语境下的一个新课题。新媒体平台不仅在赛事版权、转播技术等方面给体育赛事传播带来巨大变化,也为体育赛事解说多元化发展提供了可能。由于人工智能、虚拟现实、超高清等技术让体育赛事呈现方式更加多元,新媒体传播载体变得更加丰富,互联网新媒体使得体育传播由单向度输出变为多向互动。技术赋能内容创新,跨平台合作实现“破圈”,新媒体兴起带来传统体育解说员的权威消解,普通受众、体育爱好者、体育专业人士可以借助传播技术,在新媒体平台表达自己观点,其中有些人员还成为意见领袖,实现体育解说的功能。这些新媒体技术带来的变化,都在直接或间接地消解传统体育解说的强势话语权威地位,一些专业体育网站和社交型体育APP基于体育受众的共同兴趣和爱好,加强与网络上的体育社群互动,受众在欣赏体育赛事时投入的情感更充分,产生的情感共鸣和情绪宣泄更真实,个性和多元化的体育解说成为当下体育解说的一种潮流。

2 媒介技术变革重构中国体育赛事解说发展机理

围绕媒介技术图像化、视频化发展趋势而展开的社会传播范式革命,消解了传统行业话语“信息孤岛”“地缘依赖”的局面。在算法驱动系统的宏观统摄下,已有社会关系被重构为强勾连性、操作性的虚拟—现实交互网络,讯息传递的速度与规模得到极大拓展,并在不同生产场域内部形成各具特色的应用性技术创新理念。在体育赛事解说的发展过程中,媒介技术的数字化变革有其自身的逻辑和机制。

2.1 媒介技术赋能体育赛事解说消费群体和模式

20世纪80年代,全球发展进入“后工业时代”,亦即科学知识、信息技术导向型的社会,技术作为人类社会文明推进的重要力量,不仅改变公众的文化消费模式,也改变了文化的生产和市场结构。就体

育赛事解说的技术变革与受众的培养而言,伴随媒介技术发展,当代体育赛事解说的受众群体不再受限于平面媒体对信息获取广度、深度的钳制,突破信息接收的时空局限,在万物互联视野下拥有更加多样化的信息选择权利。同一场体育赛事,受众可以根据自身的喜好选择不同观赛平台中风格各异的赛事解说,直播间的实时互动不仅拉近了解说和受众间的距离,还赋予用户极强的参与感。就如尼葛洛庞帝所言,媒介通过社会关系的再造“赋权”个体,让人们能够在数字化生存中找到超越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的主体性和自由感。

在体育受众的培养模式中,受众是伴随着体育赛事和体育媒介发展不断成长起来的。体育媒介技术深刻改变着受众与生产者、媒介内容以及其他用户之间的互动方式,它不仅支撑了包括体育赛事解说在内的体育文化呈现的多样性,而且不同需求的受众总能通过诸如弹幕互动、问答竞猜、评论反馈等形式获得自己需要的体育解说内容。媒介技术发展的一大趋势就是用于公共讯息传播的技术(尤其基于电信技术的)与用于人际(通常是组织内和组织之间)传播的技术之间融合(convergence)的情况。从平面媒体到广播电视再到如今的数字媒体,媒介技术的每一次发展都让体育受众更好地融入体育赛事直播中,移动新媒体和短视频等平台对体育赛事内容的再创造和传播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媒体通过技术赋能扩大体育媒介产品种类和体育媒介消费群体。在当前的数字媒体时代,无论体育受众的阅读能力如何都可以通过图像和视频等形态欣赏丰富的体育赛事内容;体育受众可以登录转播平台,以较低的费用甚至免费获得自己需要的赛事内容,借此领略各种不同风格的体育赛事解说,足不出户地欣赏全球的体育赛事内容。

2.2 媒介技术推动体育赛事解说内容生产

现代媒介从声音文字为主的线性传播到视听深度融合的技术转向,推动体育赛事解说的内容生产端逐渐倾向于构造多元模态交叉融合的艺术格局。与此同时,对赛事转播叙事性、艺术性的客观要求也迫使其向塑造全方位视觉感知系统转型。在体育赛事解说中,媒介技术以其独特的方式赋能内容生产。就2021年中国网民对解说类型需求情况数据而言,71.4%受访网民表示比较喜欢有技术分析的奥运解

说,其次是喜欢专业的或是幽默风趣的奥运赛事解说,占比分别为62.5%和59.5%。此外,还有受访网民表示喜欢有激情的、成熟稳重的、比较细腻的解说,占比分别为38.2%、28.6%、19%^[5]。体育赛事解说的专业能力和叙事魅力相辅相成,在新型传播技术加持下令赛事解说成为体育赛事经济乃至整个体育文化产业中的重要一环。

媒介学者基特勒曾指出:透过光纤网络对数据流转化成标准化数码序列的机制,任何媒介之间都能够相互转换。就媒介技术催生的现代数字艺术而言,赛事解说作为体育文本的基础性生成,无可避免地被数字工序纳入控制、存储、传输、调频、转译的系统化流程中,进而通过视听技术手段注入受众观赛体验的心智结构。因此,体育赛事解说是对比赛本身高度流程化、专业化的艺术加工行为,相对早期体育解说的描述性思路而言,媒介技术发展使得解说内容的灵活性在时、空两个维度得以发挥最大作用,高度契合当代体育文化产业格局中的象征性、理念性消费模式。就体育赛事解说的内容供给而言,投影、分屏、VR等技术配合赛事解说为观众在直播间构建了比赛实时的数据化、图像化场景。固定时间的比赛被现场转播团队划分为不同阶段,经过比较严格的信号制作工序传递到解说坐镇的后方,而解说必须根据机位切换和音像剪切逻辑快速把握比赛节奏和动态。转播行动在内容供给端的结构同源性令技战术可视化、运动员能力数据化和直播间互动实时化的信息技术受到青睐。对于受众而言,层次丰富的体育解说内容可以成为观照现实的灵感来源,从而服务于其自身的创意文化再生产,进一步在体育领域中获得认同感和归属感。

2.3 媒介技术重构体育赛事解说反馈结构

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曾经提出“媒介即讯息”,在数字媒介技术造就的新传播格局下,这一箴言不仅说明媒介形式决定了传播的内容、任何信息都需要依赖媒介才能产生,也说明媒介环境作为人体与外部环境的中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感知和判断客观事物的底层逻辑。就媒介与人的本体论视角而言,伴随媒介技术升级的同时,人的生理系统、社交系统也随之变化:一方面,从人类首次运用技术手段探索、改造世界开始,技术已被视为人类肢体的延伸。正如电视是对眼睛和耳朵的拓展,媒介

技术帮助个体打破身体的物质藩篱,将细节感知引入虚拟网络的公共场域。作为义肢系统的媒介不仅是人们认识和理解世界的工具,也是重构受众社会心理和价值判断的“反环境”。另一方面,数字平台和移动设备的广泛普及将传统的连续性社交时空细化切割,普遍的信息获取快捷化、碎片化引导现实社会转向媒介化生存。相较于洋洋洒洒的千里传书或长时间的电话沟通,视频连线技术不仅营造了虚拟在场的具身环境,而且提供了在线用户实时生动的意向反馈,复杂冗长的问题得以在短暂的视频沟通中获得快速解决。

在内容反馈方面,媒介技术实现了文化要素、受众需求和平台策略之间的有机捆绑。有别于一般电视节目,体育赛事转播的观众往往在观赛前已预设了比较鲜明的价值判断,有利于赛事解说与受众的交流沟通。如球迷穿着主队球衣观看比赛,意味着球衣在球迷的认知结构中是关于比赛的重要文化要素。因此当体育解说讲述某支球队的历史、某位球员的履历时,会在无形中触动球迷对主队特色文化要素的生动回忆,甚至于激发球迷对主队深深的自豪感,从而唤起观众思维与赛事转播之间的互文性。与此同时,体育比赛的竞技特征使得大量体育观众被划分为各种旗帜鲜明的社群,通过在解说内容中对争议性比赛状况的议程设置,实况转播能够有效将观众的争议诉求转化为积极、良性的社区讨论和赛程评论。

3 媒介技术重构了中国体育解说的发展逻辑

就媒介技术发展的角度而言,每一种新技术的出现都会导致新旧媒体之间的交替与竞争、妥协与合谋,会造成对传播环境的破坏与重建。不管是理性与个性高扬的印刷文字时代、脱离语境与思考退位的电报和摄影时代,抑或是娱乐至上的技术掌控话语的电子媒体时代,媒介技术都重构了社会话语体系,同时也重构了体育解说的逻辑与机制。

3.1 媒介技术导致中国体育解说“信息传播”转向

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中深刻地阐释了媒介技术对社会变革以及人类自身的巨大作用。他的“媒介即讯息”的观点,即真正有意义的信息并不是各个时代所提供給受众的信息内容,而是媒介本身。媒介技术对整个社会复合体,包括

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都产生着重大影响^[6]。在数字化生产的后工业社会时代,从信息史观的宏观视角来审视技术与信息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已经成为媒介技术研究的一个转向。体育赛事解说成为一种以体育观众为主要服务对象,利用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介,围绕体育比赛内容进行实时口头描述、解释与评价的新闻传播活动。就新闻传播学角度而言,体育解说作为一种新闻生产与内容传播活动,是一种旨在引导受众观赏体育比赛的专门化服务^[7],体育解说有着自己的传播规律和模式。就媒介技术发展规律而言,技术是引导传播模式变化的重要力量。视听媒介技术的多样化发展拓展了受众的视觉审美逻辑,重构了传统的机械化艺术审美标准,而且也使受众对艺术作品的欣赏,从纯粹的静态审美转变为感知艺术整体思维过程的一种审美。由此可见,传播媒介在整个艺术活动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中介作用^[8]。在我国体育解说的发展进程中,每一次技术革新都为体育解说带来新的传播模式变化。在广播为主的传播时代,体育赛事解说主要以现场描述型为主,1958—1978年的20年间,由于电视技术落后,电视媒体不够发达,体育赛事的现场直播较少,专业解说人员也相对不足,体育解说员经常不到比赛现场,只是在演播室中对着赛事画面进行自我解说,与现场的观众互动就成为空谈,传播技术的限制极大影响了体育赛事直播解说风格的出现。在电视逐步开始普及的1978—1992年,体育赛事的直播和转播逐渐增多,重大体育赛事的电视直播成为一种常态,我国体育赛事直播中的体育解说风格开始慢慢形成并逐渐稳定,体育赛事解说主要采取解说与评论双主体模式;新媒体时代,随着物质文化生活的极大丰富,体育赛事直播在网络上的兴起,体育解说风格正式进入多样化的发展阶段,5G时代和VR、AR、MR、3D、全息等传感交互技术的叠加,催生了体育赛事传播的“全觉沉浸”模式,适应新媒体传播平台的体育赛事解说模式也更加丰富^[9]。

3.2 媒介技术推动中国体育解说的多元话语生成

媒介技术的具身化、媒介技术的智能化、媒介技术的融合化是媒介技术发展的主要动向^[10]。如美国传播学者波斯曼所言,新媒介技术的诞生并不是在原有媒介基础上的简单相加,而是对整个媒介生

态环境进行的彻底改造。就体育赛事传播系统而言,媒介语言技术的进步带来了崭新的言语要素、话语范式和交际格局。体育赛事解说不仅是对新闻事件的梳理与转述,也是充满艺术性的呈现过程,作为架构体育电视解说视觉中心的电视解说员以及相关技术人员,其声音、形象本身就是对已有解说文本的艺术化加工,经过无形二次创作的电视体育文本被纳入电视受众的解读范畴中。传递感受作为体育解说的一大重要任务,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对现场气氛、现场环境的即时感受,体育解说可以通过个体的感受去感染受众,这不仅是对解说主体能力和情商的考验,也是对体育叙事艺术水平的客观要求,这种艺术美感除了需要解说主体各方面的素质提升外,也需要媒介技术为他们带来更多的辅助支持,特别是当前的体育赛事出现精确化呈现的趋势,更需要媒介技术在数据挖掘、形象设计、语言表达中提供全方位的支持。体育解说是一种利用语言作为主要传播载体的新闻传播过程,电子传媒时代,无线电处理语音和图像的技术不断获得重大突破。广播、电视都是对口语、书面语功能在新媒介条件下的放大与不断发展,随着广播、电视制作技术、传输技术的发展及其终端接收设备的普及,广播、电视相继进入人们日常生活,人类开始步入有声媒体时代。电波使语言传播更加便利,传播速度更加快捷,传播形式更加多样,传播人群更具针对性,传播幅员也更加辽阔,并为语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做出了准备^[11]。特色语言是体育解说员的艺术创作工具,被运用于营造娱乐气氛、梳理比赛节奏、分析技战术动作、评论比赛进程等各类工作中。专业体育解说必须要经过长期严格的发音吐字、语音语调的培训和练习,并使之成为能够代表和象征体育解说独特气质和高屋建瓴之观赛视角的独特符码。

3.3 媒介技术构建体育解说叙述新符号场景

个人网络技术和产业数字化转型,依托数字和信息技术,使得现代社会的数字基础设施得以构建,技术赋能、跨界电商成为数字经济环境中新媒体平台发展常态。不但模糊了传统媒体传播内容的边界,也产生了众多的媒体融合产品。随着人工智能融入体育传播过程,媒介技术的发展突破了传统的视听框架,AI技术不断为体育传播数字化赋能,同时深刻改变着体育传播语境,体育传播的内容生产

与传播面临前所未有的变革。新经济主导下资本注入与技术创新有机结合,各种新媒体平台快速崛起,在文化创新、内容生产、社会服务、品牌打造等方面形成了新产业生态和消费场景。体育解说作为一种符号生产的场域,其工作本质是借助技术话语将比赛元素在时空维度上符号化,亦即对个体运动员形象在观赛者视角中的象征性重构过程。体育解说的原始符号生产带有思维导向性,在5G+4K+AI的智慧化观看系统支持下,解说员成为观赛者心目中的首要意见领袖。在视听技术进一步细化用户体验、改变传播节奏的背景下,数据显示当前已有28.2%的网络视频用户习惯不按原速观看视频内容,以倍速观看等为代表的技术正在重新定义受众的阅听体验,并使之借由技术使用能动性参与到生产环节,基于观看延伸而来的受众二次创作及传播正成为一种显著趋势,这极大地改变了体育解说叙述模式。现如今,体育解说在受众社群中获得的文化资本有助于解说员与观众在线上媒体平台的双向交流沟通,并与外部经济市场进行等价交换以寻求广泛的社会支持和认可,转而利用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的循环过程强化自我建构,完成数字传播对意见领袖效应的良性驱动。体育媒介技术引领体育解说叙述模式的创新,解说能力、话语权力、文化资本都是在解说场域得以立足的基础,所有解说主体必须先取得解说资本上的相对优势,才能继续在该场域生存与斗争,从而推动该场域的发展^[12]。资本的优势往往体现在对技术的引进和开发上。

4 数字媒体技术下新时期中国体育解说的新动向

数字媒体技术是体育赛事传播的重要推动力量。在新媒体技术重新组合和融合的情况下,技术突破与受众接受信息方式的不断融合,不但改变了受众观赏体育的审美形式,也给体育解说创新带来新的动力。在媒体形态不断演变的过程中,始终没有形成统一定型的体育解说模式,在新媒体技术推动下,带有鲜明解说风格的体育解说群体仍然在不断涌现,个性犀利或更具平民化风格体育解说日益获得大量的拥趸。

4.1 新技术赋能下的体育解说融合化转向

互联网的出现促进了媒体融合,深刻改变了信息传递的方式。传播渠道与内容的融合让体育赛事

传播呈现出新的特点,体育解说在技术加持下也出现了融合的特征。就解说文本内容而言,以高度项目专业性和表达流畅性为基础,描述性与叙事性并存、草根化与艺术化互补的多元体育特色解说文本逐渐成为主流,解说文本试图通过全景呈现的方式增进受众的视听体验。就实践操作的角度而言,体育解说本质是一项有声语言的创作活动,同时也是一种有声语言的符号,在文本设计和语言模态中发挥象征性功能。作为赛事传媒矩阵中的重要一环,体育解说在很大程度上要摒弃对竞赛各方的政治与文化偏见,充分适应和考虑不同年龄、职业、社会背景的多元化包容性传播取向,以营造观众和共识为基本导向。受众在新技术赋能的过程中,接受信息的心理也出现了多元化特点,沉浸式、互动式、个性化的体验是体育迷感受体育魅力的有效方式,“播一说一评”一体化融合解说风格,随着体育受众接受信息方式的变化而变化。尽管体育解说是有声语言表达作为主要传播的载体,但对赛事动态进行实时描述、解析、评论与渲染的创造性活动中,需要将视觉展示转化为信息播报的强力引擎,具有阐释专业内容、调动心理情绪、把控价值导向的传播特性^[13],新技术都可以为这些传播特征提供支持。在新技术推动下,体育解说主体不仅要有描述、解释、说明、评论、预测等不同层面的信息呈现,还需要通过有效的信息互动,个性化的信息接受模式满足受众的认知需要。因此,如何利用具象沉浸式的解说,将体育赛事传播中的技术融合优势结合体育文化传播融合的优势,开创符合受众接受心理的新型融合解说,将是未来体育解说的一大方向。

4.2 技术推动下的体育解说风格的平民化转向

在新传播环境中,新的体育传播生态系统需要新的体育解说模式。媒介技术的变革使受众在媒介使用上大为便捷,传播主体与受众的双向互动也使得受众在传播中的主体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同时,二者双向互动的机制也使得体育解说成为开放的公共场域,尤其是在新媒体平台版权保护意识不强的情况下,“网红”通过直播间小屏播放比赛并自我解说的情况屡见不鲜,分散了网络观众的注意力。这种语境下的体育解说,不管是在传播手段、解说方式还是在互动方式上,都会受到网络和手持移动终端等为代表的新媒体的挑战,往往要求表达更

突出个性化、情感化。新技术带来的沉浸式体验让受众可以依靠虚拟现实技术系统和技术装备,完全置身于人机界面所形成的虚拟环境中,并通过听觉、视觉、触觉等身体感知系统,以及动作、表达、方向等行为系统,来认知和操控虚拟世界中的对象,这种体验让受众有更多的机会体验不同的体育项目带来的具体感受,也为个体自我体育解说创造提供了可能,并根据受众的要求提供平民化的体育解说产品。传播媒介在整个艺术活动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中介作用,媒介不仅仅担当技术工具的角色,更成为艺术世界中重要的生产组织方式^[8]。也就是说,媒介技术发展引致的全媒体传播格局有别于传统的“专家主义”精英话语表述形式,专业体育解说的垄断领域正逐渐被草根意见领袖及其拥趸挤占切割。体育解说的行业竞争也从过往封闭的专业化环境转向更加广阔的社会网络舞台,进一步增强了体育解说领域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在全媒体、全社会、全项目共同参与的竞争环境下,线上视频网站抓紧布局体育转播同时段、多场次、多语言内容矩阵,提供契合网络受众消费化、仪式化、碎片化的内容选择。这种由技术创新带来体育解说风格的平民化转向将是未来新技术应用下体育解说的一大特点。

4.3 新技术引领下的体育解说娱乐性转向

从书面媒介时代的书法和绘画,到广播时代的相声与说书,再到图像时代的电影、纪录片等,媒介技术在进化过程中完成对主流艺术表现及其社会审美的改造,并将过往的艺术形式一并纳入新的传播图景当中。相较而言,竞技体育的魅力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原始的身体对抗和竞争,在新技术催生的生活环境中,受众对竞技运动身体活动的艺术展现形式、表达方式提出了更高要求,视听媒体必须依赖更具有传播力和影响力的内容来创造丰富的文化符号。媒介技术变革对视听艺术流变产生了深刻影响。在大众文化与消费社会的全球性图景下,体育解说评论通过制造快乐和观赏快感吸引更多体育迷收看比赛,并长久地维系这种紧密关系,呈现出戏谑、解构与自媒体传播的亚文化特征。竞技者胜负、输赢之间带来丰富的戏剧化冲突,经由体育赛事的媒介传播,加之导演、编辑、主持、导播、摄像等媒体人的共同“创作”,形成具有特色的半真实、半艺术的体育叙事新媒介技术的变革,催生了体育赛事传

播的“全觉沉浸”模式。受众的身体仿真式在场可以取代真身的现场缺席;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的运用创造出崭新的观赛体验;对现实场景的虚拟重构实现了观众在媒介环境中超越时空的共在、共时、共享状态。体育解说在描述这些场面的过程中,自带娱乐性,配合体育解说富有感情和层次感的语音能够进一步强化比赛转播的整体感染力。在新媒体传播体系中,解说主体是形塑网感化的关键因素,通过网感化的传播形态,把传播话语尺度拓宽到通权达变的多元形式里,体育解说把体育专业内容放置于谈笑风生的聊天式叙述中,以轻松诙谐、风趣幽默的语态实现娱乐化的有效表达,用娱乐性建构赛事欣赏的“狂欢”。如何让受众真实地感觉到赛事的精彩,如何将一场赛事传播的娱乐价值彻底挖掘,并辅以有效的语言形式表达是展现体育解说艺术性内涵的关键,也是体育解说未来发展的方向之一。在新派体育解说中,对体育活动的叙述所占比重会越来越小,而对体育活动的介绍、讲解、评论与烘托在体育解说内容的戏剧性内容将会越来越大。

5 结束语

“技术决定论”作为一种污名化的标签,常被用以攻击强调技术重要性的一切理论观点^[14]。本文从媒体技术传播的视角,分析中国体育赛事解说的变化特点,将体育解说的媒介技术作用置于媒介技术营建的环境之中,分析体育解说的观念和行为在受制于媒介化环境的限定中,如何适应媒介技术的变革而重构。20世纪80年代至今,我国体育赛事传播数量与种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众多的体育赛事需要有足够的体育解说来保障。在体育文化生态系统中,体育赛事解说成为一种独有特色的文化特性。传播媒介技术变革是推动体育传播发展和赛事解说变化的重要内因之一。在智能化传播时代,在体育赛事解说专项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受众对重点体育项目的解说要求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加强对体育解说的研究尤为重要。本文总结现代媒介技术在体育赛事解说中的重要作用,强调技术创新给体育赛事解说形态带来的变化,提出了新技术引领下的体育解说融合化、平民化、娱乐性转向的趋势。随着传播技术的融媒体化发展以及受众接受音视频渠道的增多,受众对体育赛事解说的期许不再是画面

信息的简单描述和一味地情绪渲染,而是随着对体育项目的认知程度提高,对多元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随着智能传播的时代到来,体育赛事解说将会以更加多元的形式丰富体育赛事传播。

参考文献:

- [1] 高敏,普韵乔,舒鹏,等.我国电视体育节目主持人队伍发展历程、现状分析及对策探究[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2,34(7):115-118.
- [2] 谢清果,赵晟.尼尔·波兹曼论媒介技术演进与社会话语变迁[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8,35(2):70-75.
- [3] 张矛矛.新中国体育广播发展分析[J].体育文化导刊,2010(2):86-90.
- [4] 张盛.互联网生态下的体育电视:媒介变迁与革新之道[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7,41(6):72.
- [5] 奥运会数据分析:2021年中国71.4%网民喜欢有技术分析的奥运赛事解说[N/OL].https://sports.sohu.com/a/499407122_120205287.
- [6] 崔林,尤可可.从技术、社会到文明:互联网引发的媒介理论转向[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9,33(4):116-124.
- [7] 张德胜,李峰,王子也.体育解说评论的3种逻辑及其科学运用[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7,41(2):16.
- [8] 白琼.传播媒介的技术变革对艺术的影响[J].新闻界,2019(9):95-100.
- [9] 孙平,吴新宇.新媒体环境下体育赛事的电视直播解说[J].新闻界,2012(2):19-21.
- [10] 李凌,陈昌凤.媒介技术的社会选择及价值维度[J].编辑之友,2021(4):53-60.
- [11] 李宇明.语言技术对语言生活及社会发展的影响[J].中国社会科学,2017(2):145-158.
- [12] 朱俊河,肖焕禹.体育解说员的场域介入资本[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5,39(1):53.
- [13] 王秋硕,赵丹,马泽祥.北京冬奥会解说的价值凝炼与亮点述评——兼论融媒时代体育节目主持的守正创新[J].当代电视,2022(8):69-77.
- [14] 胡翼青.为媒介技术决定论正名:兼论传播思想史的新视角[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7,39(1):51-56.

作者贡献声明:

沈洁:论文选题,框架设计,部分论文撰写,修改定稿;李金宝:查阅文献,框架设定,部分论文撰写。

Evolution and Reconstruction: The Mechanism and Logic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ports Commenta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orts Media Technology Development

SHEN Jie, LI Jinbao

(Nanjing Sport Institute, Nanjing 210014,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media ecology studies represented by McLuhan and Postman, media technology becomes an important perspective of current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hanges brought by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media technology to sports commenta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ports commentary styles under different media technologies and the changing laws of sports event commentary in the development of media technology, and explores the unique role of sports media technology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odes of sports commentary communication, the sports commentary language enrichment,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guidance of sports commentary narrative mode. Moreover,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trend of the integration of sports commentary under the empowerment of new technology, the popularization of sports commentary style under the promotion of technology, and the entertainment of sports commentary under the guidance of new technology, which has strong guid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commentary unde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media technology.

Key words: sports commentary; media technology; sports communication; sports commentary mode; convergence media